

悬崖猎人的哀歌

世纪之交谈话录



Құз басындағы аңшының зары Ш.Айтматов М.Шаханов



〔吉尔吉斯斯坦〕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哈萨克斯坦〕穆赫塔尔·夏汗诺夫 著 〔中国〕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悬崖猎人的哀歌

世纪之交谈话录

Құз басындағы аңшының зары Ш.Айтматов М.Шаханов

〔吉尔吉斯斯坦〕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哈萨克斯坦〕穆赫塔尔·夏汗诺夫 著 〔中国〕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悬崖猎人的哀歌:世纪之交谈话录/(吉尔)艾特玛托夫,(哈)夏汗诺夫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321-5823-2

I. ①悬… II. ①艾…②夏…③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769 号

责任编辑:余雪霁

封面设计:周伟伟

悬崖猎人的哀歌

——世纪之交谈话录

(吉尔)艾特玛托夫 (哈)夏汗诺夫 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5.75 插页 2 字数 396,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23-2/I·4648 定价:5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13817973165

第七感觉的魅力

(序一)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整个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初无人可以替代的伟人，他本人就是一个精彩的世界，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已经被译为了七十七种文字。尽管健在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但是，他从不会骄横高傲，从不会失去真主赐予的谦逊性格，从不会给自己男子汉的高大形象抹黑。

在苏联政权极盛时期，民族文学曾经出现了五位伟大的作家，依年龄大小来排列，年长的是哈依森·库里约夫；然后是穆斯泰依·卡里木、达维德·库古蒂诺夫、热苏勒·哈木扎托夫，而最年轻的则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他们五个人是朋友，他们说——我们五个人犹如一只手不可分离的五个指头。而命运使我成为了这五位伟大作家的兄弟，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而我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之间结下了比亲人还要亲的兄弟情谊，这是一种基于第七感觉的特殊友谊。

2008年2月23日，我因病第二次入院治疗，我没有告诉任何亲友。那天夜里十二点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拿起话筒一听，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从保加利亚打来的。他说：“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想给你打电话，身体怎么样？”这是什么呢？难道是神奇的第七感觉吗？

2008年6月10日，我再次到阿拉木图市住院治疗。当然，我每天都

给德国纽伦堡市挂电话,向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妻子玛利娅姆和儿子叶斯达尔询问钦吉斯兄的病情。五、六天前我就买好了飞机票,准备去探望他,但主治医生说我的心脏病不允许我做长途旅行,不给我准假,所以,一直没有能成行。那一天,我的弟弟胡迪亚尔·毕拉力、侄儿热宛、侄儿媳古丽娜尔来到了病房,我起身迎接了他们。就在我重新坐回病床的一刹那,那张病床却鬼使神差地从中间断成了两半儿。这张曾经承受了比我的体重还要重的病床怎么就在那一刻突然散了架?又过了一会儿,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噩耗传来了——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兄去世了。这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一种预示?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

2007年,我俩曾经一同参加过一次会议。期间,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曾经对我说:“穆赫塔尔弟,最近,我将咱俩多年前合著的那本书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我之前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碰到我的时候就会频频提起这本书,后来才知道原来咱俩在这本书中不仅仅谈到了个人的命运,而且还谈到了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随时代潮流发生了巨变的社会,还有民族、历史、爱情、男子汉的职责,以及民族的未来。作为情同手足的兄弟,我们是植根于人类智慧的精神挚友。也就是说,我们围绕共同的主题展开的倾心交谈,散发出了异常耀眼的光芒。我想,没有读过这本著作的人,不可能对我俩做出公正的评价。”

在比什凯克市,国家降半旗来悼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一样,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地的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悼念活动。我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亲人们一起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精神恍惚、悲痛万分。这支几乎没有尽头的送葬队伍又被拥在道路两边、同样垂泪悼念的人们簇拥着。当送葬的人们来到了中央广场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位苍老的俄罗斯老太太手中拿着艾特玛托夫的一本著作,她老人家泪流满面,大声对我说:“愿真主赐予您健康的身体,您是艾特玛托夫还活着的精神挚友,所以请接纳我诚挚的劝慰!节哀顺变吧!”前一天,在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家中,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也曾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语。顿时,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当送葬的队伍开始向先祖之墓行进的时候,有一位憔悴不堪的年轻人来到了我的身边,并伸出了手。

“叔叔,我是从阿拉木图市赶来的,是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的大学

生。我虽然只在电视上见到过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是,我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有的作品甚至读了两、三遍,他是最敬重挚爱的作家。我从电视上知道今天要为他送葬,便乘坐公共汽车赶来了。”

“这说明您忠诚于人类的精神财富。”我悄悄地回答。

“在今天这个悲痛欲绝的日子里,请您签名,确实有点唐突。”他说着拿出了用报纸包着的书——《悬崖猎人的哀歌》,“从我入学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背诵您的诗歌。而在这本书中,您与艾特玛托夫关于精神、思想方面的谈话,能一路指引着我向前,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它。”

后来,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德国医院接受心脏病治疗。在此期间,我又回想起了这些事情。十二年之后,我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一样,又将我们合著的作品《悬崖猎人的哀歌》读了一遍。在读到关于1937年艾特玛托夫的父亲托热胡勒被诬陷为“人民公敌”而遭逮捕,受尽折磨的经历,以及艾特玛托夫与布布萨刺·比舍纳里耶娃之间真挚爱情的时候,我悲痛地流下了泪水。最神奇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在搜集整理这些素材时忧郁悲伤的精神状态,以及无数次含着泪水的情形——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刻,我惊呼道:“真主啊,原来我已经成为了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活着的记忆啊!”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倾心交谈,精神会晤,产生过多少次矛盾冲突,之后又被对方据理说服,达成了一致。在确定书名时,我们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最后,经过反复协商推敲,我们共同确定了书名。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两人合作写一本书是很难的事情。比如本书收录的一出戏剧《回忆苏格拉底之夜》,我们为其内容与形式以及许多棘手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交谈,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多少劳苦的白昼啊。啊,那些使人倍感亲切的日子啊!

去年,我曾经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商谈了修改书中的一章——即“权力与精神财富在帝王将相命运中的体现”那一章的事宜。但是,无情的时间没有使我们如愿,现在我又不能独自一人去修改这部分内容,只好作罢。由于这本书与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这个名字息息相关,所以,现在它只能以独特的魅力,也带着缺憾再版。而这一切也都会成为历史。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涉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

其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中所讲述的有关曼库尔特酷刑的故事,即让正常人变成白痴的故事。他讲述了一个被实施了曼库尔特酷刑,完全不认自己的母亲,完全摒弃了精神思维的白痴悲惨的故事。而到后来,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意义。人数多的民族压迫人数少的民族,是人类在本世纪最大的倒退。哪儿有比不会说母语,不会用母语去思维,而且不以此为耻,反而为荣这样的现象更大的悲剧呢?即便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除了这部长篇小说之外什么也没有写,我们也会因此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

现在,无论那些怀着恻隐之心的人怎么努力,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第二生命,即永恒的艺术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想用2008年5月14日,在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送葬奠礼上曾经朗诵过的一首诗来结束序言。这首诗的题目是《两个钦吉斯^①以及曼库尔特^②灾难》。

两个钦吉斯都从这健忘的世界逝去,
为民族为时代留下两串独特的脚印。
他们凭借智慧和胆识而熊熊地燃烧,
他们一个用剑一个以精神闻名遐迩。
他们都征服了广袤地域和千百万人,
他们都留在吉尔吉斯山峦记忆之中。
他们一个是用暴力攀登荣誉的顶峰,
竟使半个地球哀鸿遍野的成吉思汗。

① 两个钦吉斯:在吉尔吉斯语中,“钦吉斯”和“成吉思”是意思和读音完全相同的词,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一座山峦——青格斯的称谓。只是在翻译时用了完全不同的几个字。所以,穆赫塔尔·夏汗诺夫说有两个“钦吉斯”。

② 曼库尔特酷刑:这是古代柔然人对俘虏实施的一种酷刑。即将俘虏的头发剃光,然后割下一块新鲜的牛皮或者骆驼皮裁剪成圆形,并在边上留下穿细皮绳的孔眼。将这块皮子包在俘虏的头上,并用细皮绳紧紧地拱好,随后将俘虏的双手反剪起来,将他推到毒辣的日头底下暴晒。新鲜皮子被晒干之后,就会深深地钳住俘虏的脑袋,使他疼痛万分。而皮子下边的头发因为无法向上生长,只好向下生长,扎进头皮里,伤害他的脑神经。最后,这个俘虏就会成为忘记了自己的身世、父母、故乡、祖国、历史、母语,只知道干活的白痴。

令一个则是挥动精神与尊严的翅膀，
用人类的智慧理智去反抗抨击暴力，
唤起了每一个人心中的善良之火种，
成为了当代玛纳斯的男子汉钦吉斯！
他曾讲述骇人听闻的曼库尔特酷刑，
今天花样翻新的勾当都是它的翻版。
在当代，成为曼库尔特仿佛是幸福，
还犹如一件有益的事儿处处在炫耀。
呼吁人们去防范这种痼疾确实很难，
三、四个哈萨克、吉尔吉斯人中间，
就会有一个是名副其实的曼库尔特。
我们历经艰险难道想得到就是这个？
如某个领导言行举止不像曼库尔特，
人们就会觉得好奇还感到瞠目结舌？

语言是母亲，忽视母语的人遍体鳞伤，
有过失的人们会懂得它的神奇力量。
我们的地域现在挤满了白痴与傻瓜，
不爱母语母族精神的都是曼库尔特。
长此以往我们何以成为强悍的民族？
这就是艾特玛托夫的忧虑还有力量！

谁说您已经逝去，我的钦吉斯兄长，
你的每部著作都是不可复制的丰碑，
可以在那第七感觉的高峰燃起光亮。
我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除您之外，
我没有挚爱的朋友更没有一个兄长。
您的离去使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创，
但是您依然连接着两个伟大的民族。
您是第二个玛纳斯啊像他一般贤明，
您每天每日每时每刻啊都在用精神——

医治着无数的曼库尔特心灵的伤痛。
您已经与那大自然母亲浑然成一体，
从此您是比阿拉套雄伟的青格斯山！

穆赫塔尔·夏汗诺夫
阿拉木图市,2008年9月

交谈的喜悦

(序二)

交谈和评价都应该斟字酌句,别以为言语像一条无止无休的河流,便不加选择地,不假思索地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如果这样,你的谈话便会索然无味,毫无价值。言语没有价值的人,肯定自身也没有价值。

我小的时候,听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抱怨说:“简直没有人可以交谈。”我当时想,只要出门,满大街都是人,老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抱怨?后来,才知道老人渴望有一些能与自己坐在一起,语重心长、古往今来地倾心交谈的人。

我和穆赫塔尔两个人就是老人所说的可以自由自在、心领神会、倾心交谈的人。这种倾心交谈的结果就有了你们手中的这本书。

我俩一个是哈萨克人,一个是吉尔吉斯人,可以将我们用两个兄弟民族的语言交谈之后写的书称为即兴散文诗。我们没有对畅所欲言的主题进行过多地删节和编辑,而是尽力保持其原汁原味。我们没有隐瞒自己在命运之路上所遭遇的鲜为人知的曲折与坎坷,这就是独处一隅的真心交谈优于书面写作的地方。

我可以向国外读者们介绍与我倾心交谈的这位朋友。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过两个穆赫塔尔,他们一个是犹如父亲一样关照过我的伟大作家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另一个则是诗人、多年的知心朋友、手足兄弟穆赫塔尔·夏汗诺夫。在我看来,后一个穆赫塔尔

胸怀坦白、勇于追求、思想深邃,是亚洲大地上的著名诗人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们可以读到他的一部分诗歌。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穆赫塔尔·夏汗诺夫在哈萨克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所以,他在国内被人民称为当代英雄。他是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的哈萨克人民优秀的儿子。1986年12月,哈萨克斯坦的青年们为了反对极权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后来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而穆赫塔尔为了给遭受凌辱的青年们平反昭雪,不顾个人安危,据理抗争,表现出了一个男子汉勇敢的气魄。

在近几年间,穆赫塔尔·夏汗诺夫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大使。在这方面,他也显示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光明磊落、雷厉风行的作风。我们时常会面,并倾心交谈。在此基础上,这部谈话录诞生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可能是一本趣意盎然的书。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比什凯克市,1996年8月

目 录

第七感觉的魅力(序一) / 1

交谈的喜悦(序二) / 7

第一章 四位母亲或立足于故乡 / 1

第二章 耀眼的星辰或一抔沃土 / 43

第三章 世纪罪恶 / 100

第四章 权力与精神财富在帝王将相命运中的体现 / 117

第五章 迷失的天鹅之悲愁或海蜇的秘密 / 187

第六章 论突厥历史或从瓶中滚出的骷髅 / 200

第七章 我们生活中的女性

——两位挚友讴歌美人的诗歌之夜 / 255

第八章 回忆苏格拉底之夜

——关于匈奴和成吉思汗的当代戏剧 / 310

第九章 成吉思汗崇拜之厄运

——论说历史 / 373

民族的历史记忆(代跋) / 391

第一章 四位母亲或立足于故乡

切克尔乡是我的故乡，一条翻滚着洁白浪花的河流从玛纳斯山上潺潺流下来，河名叫库尔库热吾——瀑布。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河流，它给这儿带来了生命。每当临近切克尔故乡，我的心儿就会狂跳起来。当那座与灿烂的太阳相映生辉的玛纳斯山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我就会心潮澎湃。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你应该洁身自好，守护生命——
绝不要染上没有根基的疾病。
在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地方，
没心没肺的庸人们比比皆是。
故除了自己亲爱的母亲之外，
每个人还应当拥有四位母亲，
她会使你的生命拥有主心骨，
她会一路激励着你鞭策着你。
故乡是你的根基，你的光荣，
母语是你的教养，你的骄傲。
习俗是你自立于世界的支柱，
它会一路为你洒下灿烂阳光。

还有那母族艰辛悲壮的历史，
尽管回忆起它是多么地痛苦。
没什么可与四位母亲相媲美，
否则你犹如随风滚动的蓬草。
轻藐轻视四位神圣母亲的人，
绝不会认识理解自己的母亲。
没有根基的人随处漂泊浪迹，
不珍视尊重四位母亲的民族，
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吉星高照。

这四位母亲就是我们的呼吸，
守卫这样四位母亲的斗争啊，
是所有斗争中最神圣的斗争。

——穆赫塔尔·夏汗诺夫

夏汗诺夫 历经生活磨难的旅人只要听到梦牵魂绕的故乡神圣的名字，就会心潮澎湃。即便你是世人仰慕的伟人，洒下脐带血的故乡也只有一个，只有全身心地热爱故乡的大地，你才会向所有的人敞开自己的怀抱。而在前苏联时期，当局的说教却恰恰相反。

“我们的故乡不是自己的家园，也不是自己的小巷，我们的故乡是广袤的苏联”——他们就用这样的口号去教育我们的后代。

不能把自己对故乡的挚爱奉献给自己的家庭，还有自己手足情深的乡亲们，就大言不惭地叫嚷要与整个人类同甘共苦，难道不是草率的行为，虚伪的品行吗？

谁不曾深深地怀恋故乡那一条给予自己无限力量的奔腾不息的河流，给予自己亲切抚慰的茵茵草地，还有故乡那吹得你双耳和脸颊生痛的寒气？在你远离故乡，孤苦伶仃的日子里，甚至连故乡聒噪不停的蛙声，还有此起彼伏的狗吠声都会像一段段动听的旋律那样亲切动人。

钦克^①，您曾经邀请我去自己的故乡——切克尔。

你坐落在玛纳斯的故乡——塔拉斯市切克尔乡是吉尔吉斯共和国一个风景秀丽而神奇的地方。离故乡切克尔越来越近，您的脸上浮现出了万般柔情。啊！怯生生地打量着陌生世界的童年时代，憧憬着光明的未来，躁动不安的青少年时代，还有追求真理之路的那些蹉跎岁月——一一浮现在了您的眼前，使您一会儿沮丧之极，一会儿又欣喜万分。每一条青川、每一处山冈、每一个关口都突兀地展现在您的面前，急切地向您询问：您还记得我吗？然后又挥动着手臂茫然地落在后边儿……

我想，将您塑造成一名作家的大概就是切克尔故乡那风和日丽、秀美动人的自然景色，还有那些真诚好客、胸襟宽阔的乡亲们千姿百态的生活吧。您深入地了解他们、潜心地研究他们、由衷地眷恋他们，当然对某些人也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后就进入了得心应手的写作境界。如果世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从您的脑海里抹去了切克尔——这个曾经令您牵肠挂肚的故乡，那么，您充其量只能扩充二、三流文人队伍罢了。

当您下车的时候，切克尔乡所有的乡亲们奔走相告，鱼贯地涌出家门来迎接您。这个人紧紧地握着您的手，那个人则倾诉着自己发自肺腑的祝福。

许多年前，咱们一位颇有名气的兄长在自己的故乡竞选议员，他恳求乡亲们投票选举自己，对乡亲们说出了一串又一串溢美之辞，极尽渲染。不料，他只获得了几张选票，遭人耻笑。为此，他愤愤地说：“哎，你们简直让我这张万人仰慕的脸儿在自己的家乡灰到了家！”

小轿车一驶进切克尔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则是她那自然秀丽的景色：一排排雪白的民宅，拔地而起的楼房，文化中心耸立在远处，耀人双眸。任何一位切克尔人都会将这个地方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一次丰盛的宴会上，一位乡亲讲到了这样一件事：在您被选举为共和国最高议会议员时，偌大的礼堂里只有两个人投了您的反对票。

不料，这件区区小事竟然使您的乡亲们窘迫不已，他们连连解释说：“不管人们怎么叫嚷要民主，可我们切克尔地方也不可能出现哪怕一个反对艾特玛托夫的傻瓜。……也可能是谁喝醉了酒，一不小心将选票填

① 钦克：这是穆赫塔尔·夏汗诺夫对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爱称。

错了吧!”

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对故乡来说,没有肚量的人恰似能被风儿吹走的糠皮一样,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也是不幸的人。

艾特玛托夫 是的,故乡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你必须学会将自己从她那儿得到的一切加以精心筛选,然后像采蜜的蜂儿一样蕴藏在心底。

在长辈们聚首聊天的地方,常常有人用这么一句话来考验孩子们:“来吧,孩子们,看看谁能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七辈先祖。”

那些嬉戏玩耍的孩子们立即就会变得一本正经,会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说自己的先祖。如果谁在不经意之中忘掉了其中的某一位先祖,那么,愿真主保佑,你就等着瞧吧……后来,我才悟出长辈们的这个招数自有其深刻的内涵。等我长大成人,才体会到牢记自己的族渊,承继血缘关系,区别亲疏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是的,不能追溯自己七辈先祖的人是没有教养的人。一切罪恶都是从连最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具备的人们那儿开始的。我常常从长辈们那里听到这种简单而又严肃的生活哲理,并在生活中不断有所感悟,慢慢长大成人。

例如说,我是切克尔乡村的人,我的父亲是托热胡勒,托热胡勒的父亲是艾特玛托夫,艾特玛托夫的父亲是克木伯力德,克木伯力德的父亲是霍尼西卓克……我的祖父艾特玛托夫是一个技艺娴熟的手艺人,他既是霍布孜琴演奏家,又是一名歌唱家,也是塔拉斯一带德高望重的人。他生育了三女两男五个孩子:阿依木胡勒、托热胡勒、喀拉克孜、古莱依木、热斯胡勒别克。

乡村是一个不曾分离的整体,它总是以自己约定俗成的秩序运转着。尊重先祖则是乡村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人应当熟知自己的七辈先祖,否则,你有可能稀里糊涂地与某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结亲,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其生不番。我们那些迁徙于山水之间,牧放着各类牲畜,创造了无数经典格言的先祖们早已经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

不要说亲密的人际关系,亲上加亲了,我们的先祖们为了改良牲畜

品种,甚至不怕路途遥远,会从遥远的地方带回种公羊、种公马,让牲畜交配。例如,为什么美国人大多体格健壮?因为自发现新大陆以来,一百多个民族的人口从五湖四海涌到了那里,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结缘成亲,优化了人种。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就是种族进化。他们甚至将自己的故土称为“旧址”。

夏汗诺夫 八、九年前,有一个小伙子专程从江布尔州来找我,诉说了自己的心事,向我讨教。他的同胞弟弟是阿拉木图市一所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我有一个堂妹,不料,我的弟弟偏偏与她相恋了。弟弟一口咬定:非她不娶,否则就上吊自杀。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劝说,可他连头都不回。家里的人曾经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也没有使他回心转意。所以,大伙儿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来找您帮忙。如果他肯听什么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您了。因为,他能连续几个小时背诵您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而且还会挑出一些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请您将他找来把道理讲清楚,或者给他写一封信吧。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了。”那个小伙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儿。

我为此感到左右为难,这事儿呀,真难办,不是车毁,就是牛亡,两者必居其一。这两个年轻人之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恋情,这一点儿不假。答应他们吧,可先祖七辈之内不得婚嫁的习俗又该往哪儿放?将他们强行拆开吧,又怕他们会从此失去人世间最珍贵的爱情,一生都会苦苦地寻觅对方,恸哭着度过凄凉悲惨的一生。因为,在人的一生中,真正的爱情可能只有一次。对这件十分棘手的事儿,我无言以对。最后,只好说:“现在,他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告诉他俩,大学毕业前,先别提结婚这件事儿。在此期间,他俩有可能冷静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有时候会将一见钟情当作至死不渝的爱情,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如果毕业之前,他俩的关系一直没有冷却下来,那就是真正的爱情了,听天由命,让他们结合吧。”我知道自己的这个建议也不一定是什么好办法。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钦克,您是否记得,1969年,莫斯科召开了全苏青年作家诗人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时,您已经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了。那时,能与您说上一句话,对像我这样年轻的诗人们来说真是天大的荣幸。虽然您不认识